

直布罗陀水手

MARGUERITE DURAS

玛格丽特·杜拉斯

LE MARIN DE GIBRALTAR

奥斯卡奖、美国导演协会奖、美国国家评论协会奖、
纽约影评人协会奖最佳导演托尼·理查森一九六七年作品

金志平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直布罗陀水手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直布罗陀水手/(法)杜拉斯(Duras, M.)著;金志平译.

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10. 10

ISBN 978-7-5327-5167-9

I. ①直… II. ①杜…②金…

III. 小说—法国—现代 IV. 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45979 号

MARGUERITE DURAS

Le marin de Gibraltar

本书根据伽里玛出版社 1952 年法文版译出

© Éditions Gallimard, 1952

All rights reserved.

All adaptations are forbidden.

图字: 09-2005-141 号

直布罗陀水手

Le marin de Gibraltar

MARGUERITE DURAS

玛格丽特·杜拉斯 著

金志平 译

出版统筹 赵武平

责任编辑 周冉 缪伶超

装帧设计 丁威静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50 × 1168 1/32 印张 11.5 插页 2 字数 193,000

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7-5167-9/I·2940

定价: 27.00 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, T: 0571-85155604

献给迪奥尼斯

第一部

我们已经游览了米兰和热那亚。到比萨两天以后，我决定动身去佛罗伦萨。雅克琳表示同意，她总是什么都同意的。

这是和平的第二年。火车里座无虚席。不论什么时间，哪条线路，都是满满当当的。旅行变成一项体育活动，我们这项活动越来越熟练了。然而这一回，在比萨，我们赶到车站时，售票窗口却已关闭，不再出售任何即将开行的火车的车票。我们想到了长途汽车，可是长途汽车票同样也已售完。尽管阻碍重重，我发誓还是要当天抵达佛罗伦萨。旅行时，我常常这样固执，必须走得远而又远。那天，一想到要等到第二天才能看见佛罗伦萨，我就难以忍受。至于我对那座城市有什么期待，希望发现什么，获得怎样的歇息，大概我自己也说不清。既然除了上述不耐烦的心情之外，确实再没有其他急躁的理由，我也就没必要弄清楚了。在想乘长途汽车失败之后，我继续打听情况。有人告诉我，每周六将近六点，有些工人班组要回佛罗伦萨，他们的小卡车停在车站广场上，有时也顺便带些人。

我们于是去车站广场。这时是五点，我们要等一个小时。我坐在我的手提箱上，雅克琳坐在她的手提箱上。广场曾经遭到轰炸。透过毁坏的车站，可以看到火车来来往往。大量旅客从我们

面前经过，汗流浹背，疲惫不堪。我想象他们都来自佛罗伦萨或赶往那里，不由得羡慕地望着他们。天气已经热了。广场上仅剩的几株树，受到火车的烟熏和烈日的暴晒，叶子都枯焦了，只投下极少的阴影。我一心惦着小卡车，热对我无关紧要。半小时以后，雅克琳对我说她渴了，很想喝瓶汽水，时间也来得及。我要她独自去喝，因为我不想错过那些工人。她放弃了，买了一些雪糕。我们赶快吃，雪糕在我们的指缝中融化，而且太甜，反倒使我们更加口渴。这天是八月十一日。意大利人曾告诉我们，伏天就要到了，通常在八月十五日前后。雅克琳提醒我这一点，说道：

“这还没什么，到佛罗伦萨以后怎么办？”

我不回答她的问题。三次中有两次我都是不回答的。夏天使我苦恼。我从来没找到和这个季节协调一致的感受，对此大概我已不抱希望。我不喜欢她用这种口气提到这些。

工人们终于到了。他们成群结队地来。这是一些在比萨的重建工地上干活的泥瓦工。有些人还穿着工作服。第一队开始跑向一辆离我们不远的小型有篷卡车。

一名工人在这辆小卡车的方向盘前坐定，雅克琳赶紧向他跑去。她认为，女人比男人有更多的机会打动他。她用意大利语向他解释，说我们俩是法国人，想去佛罗伦萨，找不到交通工具，如果他愿意带上我们，那真是好心肠。为了我们度假方便，她学了两个月速成意大利语，我也一样。他立刻同意了。我在他旁边坐下，便于沿途观看。雅克琳坐在车后面。在殖民地，我的座位就比她的更靠近窗口。这种举止在我已习以为

常，她甚至不再为此生气了。至少我这样认为。她顺从地在后面坐定。小卡车有篷布遮蔽。那天下午，气温在阴凉处近三十六度。不过，显然她不怕热。几分钟后，车子坐满，就开动了。这时是傍晚六点。出城的路被自行车占满，非常拥挤。司机诅咒、辱骂骑车人，他们无动于衷，不顾他的喇叭声，仍然一队队地行驶。司机小时候在法国度过两年——这是他告诉我的第一件事——他会说法语。因为我在这儿，他就用法语发火，而且火气很大。很快，他就不仅仅只对挡道的骑车人生气了。他在佛罗伦萨没有工作，不得不到七十五公里开外的比萨找活干。对工人来说，一切都很艰难。他们过的不是人的日子。生活费用很高，工钱却是低的。这种情况不能长久继续下去了，必须有所改变。首先要变的，就是政府。必须推翻政府，清除现任总统。说起总统，提到这个受指责的名字，司机挥动双拳，动作既愤怒又无奈，车子晃了才不情愿地重新握住方向盘。汽车急闪了几下，风猛烈地吹进小卡车，篷布发出抽打声，但车内的人都漠然置之，我想，每星期六，这个司机出比萨城时因骑车人挡道而发火，这种情况大概每周都如此吧。我放心了。这一天，我曾过分担心走不成，其他什么都不怕，即使到不了那里。我因满足而迟钝，听司机说话。

驶出比萨城不久，还没到卡希纳，篷布下面传来一些压低的轻叫声。那是雅克琳发出的。想必工人们向她献殷勤有点过火了。这种嬉笑的叫声很好辨认。司机也听到了，神情尴尬地对我说：

“要是您愿意，您夫人可以到我旁边来坐。”

“不必了。”

他看了看我，很吃惊，随即笑了。

“我们这里的人很嫉妒忌。法国人不怎么妒忌，是吗？”

“可能吧。”

“他们出发前喝了几杯。今天发薪，所以才这样。真的没关系？”

他乐了。

“这很自然，”我说，“一个女人围在一些男人当中，尤其他们又喝了酒。”

“不妒忌真好。我呢，我做不到。”

工人们笑着。雅克琳发出一声有点恼火的叫喊。他又看了看我，仍然不胜惊奇。

“我们单独生活，”我解释说，“平时见不到什么人，所以我倒乐意别人……总之，您能理解。”

“你们结婚很久了才这样，是吗？”

“我们相识很久了，是的，但还没有结婚。快了。她很看重这个，只有结了婚，她才会觉得幸福。”

我们俩都笑了。

“许多女人都这样重视婚姻。”

通常，对那些志得意满，或一味无忧无虑的人，我都难以忍受。不过他，我却很能容忍。

“爱情，”他议论道，“像其他事物一样，不可能天长地久。”

“她是好人。”我说。

“看得出来。”他笑道。

驶过卡希纳，道路通畅多了。司机有心情闲聊了，向我提出一些平常的问题。

“您是第一回来意大利吗？”

“第一回。”

“来这里多长时间了？”

“十五天。”

“那么，意大利人，您觉得他们怎样？”

他带着一丝稚气的狂妄，用挑衅的口气向我提出这个问题。接着，他突然露出沉思的神情，装做专心开车，等着听我说些什么。

“我还没法确切知道，”我说，“我不了解意大利人。不过，我还是觉得，很难能不喜欢他们。”

他笑了。

“不喜欢意大利人，”我说，“就是不喜欢人类。”

他彻底放松了。

“在那场 *porcheria di guerra*^① 中，有人曾对他们说三道四。”

“战争期间，还有什么不让人们相信的？”我说。

我累了。他没有立刻觉察到。

“那么比萨，很美，不是吗？”

“是啊，”我说，“是很美。”

^① 意大利文，肮脏的战争。

“幸好，广场不曾被炸弹击中。”

“幸好。”

他向我转过头来，看了看我。我在勉强应对，他看出来了，说道：

“您累了。”

“有点。”

“是高温，”他说，“加上旅行。”

“是这样。”我说。

不过，他还是想聊下去。他对我谈他自己。有二十来分钟，我不用应声儿。他告诉我，解放以来，尤其是他在皮埃蒙特参加一个工厂委员会以来，他对政治发生了兴趣，那是他生活中最美好的时期。那些委员会被解散后，他感到厌倦了，就返回托斯卡纳。但他怀念米兰，“因为米兰充满活力”。他大谈特谈那些工厂委员会，大谈特谈英国人的所作所为。

“他们在那里的行为是令人厌恶的，不是吗？”

他很看重这事。我回答说确实令人厌恶。他又谈到自己。现在，他在比萨做泥瓦工。比萨有很多重建工程。这辆小卡车是他的，解放时他就有了，保留下来。他就这样说着，经过一些村庄时，他减慢车速，好让我能看清沿途的教堂、古迹，用白色颜料涂写在墙上的标语：共产党万岁，打倒国王。每次我都看得非常专心，他也不让任何可看的東西错过。

我们到了蓬泰代拉。他又谈起他的小卡车。他对获得这辆车子的方式有点不能释怀。

“我能怎么办呢？我本该把车归还给委员会的同志们，可是

没有，我把它留下了。”

他看得很清楚，此事一点也没使我愤慨。

“我本该还车，可我做不到。这辆小卡车我已开了两个月，所以不可能还。”

“许多人也会这样做的。”我说。

“我心里寻思，我这辈子不会再有别的车了。有些事就像这样，人禁不住要做，甚至会去偷。这辆车，唉，是我偷来的。可是后悔呢，我又做不到。”

他向我解释，这是一辆破车，正像我见到的，时速不足六十公里，但他还是很高兴拥有它。啊！他非常喜爱汽车。何况，阀面研配好了，它的时速还能达到八十公里呢。不过，他一直没有时间这样做。它还能帮他不少忙。多亏这辆车，在气候宜人的季节，他带着伙伴们到一个临地中海的小渔港去度周末。这样可以比乘火车便宜一半。“在哪里？”我问。他回答：“在罗卡。”他有家在那儿。不远。由于汽油定量供应，他很难每星期都去，只能每隔半个月去一趟。上星期他就去了。哦！那是个很小的港口。上次去时，碰见个很富有的美国女人，真该问问她到这样一个角落里来干什么。一个美国女人，是的，至少人家都这样说。她有艘华丽的游艇，就停泊在海滩前。他看到她游泳了。这是个极美的女人。因此什么都不该笼统而论，即使在小事方面。以前，他一直相信人家说的，美国女人不如他们意大利女人美。可是这一位，显而易见，她是那样美丽，他记不起曾遇见过比她更美的女人。他没对我说她漂亮，使他动心，不，仅仅说她美丽。他是认真说的，用意

大利语：Bellissima^①。又补充说：È sola^②。

接着，他和我谈起罗卡。其实，要是有时间，我干吗不去呢？如想正确了解意大利，不应该总待在城里。也该到乡下去，参观一两个村庄。而罗卡，正是个可以看看意大利老百姓如何生活的好去处。这些民众吃过很多苦，他们干起活来谁都比不了，您将看到他们有多善良。他很了解这些下层民众——他父母就是农民——而且，摆脱了他们的盲目性之后，他更爱他们了。出自民众使他有点把他们当成自家人。他自豪地谈论这些，有如谈论奇迹。是啊，要是有时间，我应该去罗卡。那里只有一家小旅馆，不过我和我的夫人会住得很惬意的。他对我说：

“一边是海，另一边是河。海浪过于汹涌，天气太热，或者仅仅想变换一下时，您就去河里沐浴。河水永远是凉爽的。而旅馆正好坐落在河边。”

他和我谈到那条河，谈到那家旅馆，谈到突出在河谷之上的大山，谈到潜水捕鱼。

“从来没体验过潜水的人，想象不出来的。第一回会害怕，以后就玩上了瘾。色彩太美了，鱼群从您腹下游过。很安静，想象不出来的。”

他谈到民间舞会，谈到当地水果——像橙子一般大的柠檬。

我们到了阿尔诺河谷的圣罗马诺。天空呈赤铜色。公路上不再有阳光，然而夕阳还在山冈顶上照耀了一会儿。山冈从下到上

① 美极了。

② 独一无二的女人。

都种着橄榄树。房屋很美，和土地一色。连最小的住宅近旁也栽着柏树。这是一种甜美得令人腻味的景色。

“您是托斯卡纳这个地区的人吗？”我问他。

“是的，就是这个河谷的，”他说，“但不在佛罗伦萨这一边。现在，家在罗卡。我父亲，他喜欢海。”

太阳落山了，河谷从阿尔诺河获得反光。这是一条小河，河面闪烁、宁静，河流蜿蜒曲折，河水色彩碧绿，看起来像一只睡兽。它躺卧在难以接近的陡峭河岸间，顺畅地流淌着。

“阿尔诺河真美！”我感叹说。

他不经意间就对我以“你”相称了。

“你呢，”他问我，“你在做什么？”

“在殖民部身份登记处工作。”我说。

“这份工作，你喜欢吗？”

“非常讨厌。”我说。

“具体做什么？”

“抄写出生证和死亡证。”

“明白了，”他说，“你在那里很久了吗？”

“八年。”

“我呀，”他想了一会儿说，“我做不了。”

“是的，”我说，“你做不了。”

“不过，”他说，“做泥瓦工很艰苦，冬天冷，夏天热。但一年到头抄写，我做不了。有人能行，必须这样，可我不行，我做不了。”

“我也不行。”我说。

“可你不是在做吗？”

“我是在做。起初我曾以为我会做死的，但我还是做了，你知道是怎么回事。”

“现在你还这样认为吗？”

“认为会做死？当然，但不再是我了，而是别人。”

“一年到头抄写，这肯定受不了。”他慢腾腾地说。

“你是无法想象的。”我说。

我说这话无疑用的是说笑的语气，听者可以认为事情也许没那么严重，或者认为这是我谈论个人私事的一种方式。

“做什么工作，很重要。”他说，“不论什么都做，不可能。”

“可这事总得有人做，”我说，“为什么不该是我呢？”

“不，”他说，“不，为什么就该是你？”

“我试过要做别的事，却从没找到。”

“有时候，”他说，“还不如饿死好。我呀，处在你的位子，我宁愿饿死。”

“总是担心失业，再就是怕丢脸，我说不清。”

“有些事还是做比不做更丢脸。”

“我本来想做个自行车运动员、探险家，不可能的事。最后我还是进了殖民部。我父亲是殖民地官员，这样做对我来说是轻而易举的。头一年，我不以为然，心想是开玩笑，第二年，我对自己说再不能这样下去了，接着第三年来临，然后延续到现在，你明白……”

他很高兴我讲起来。